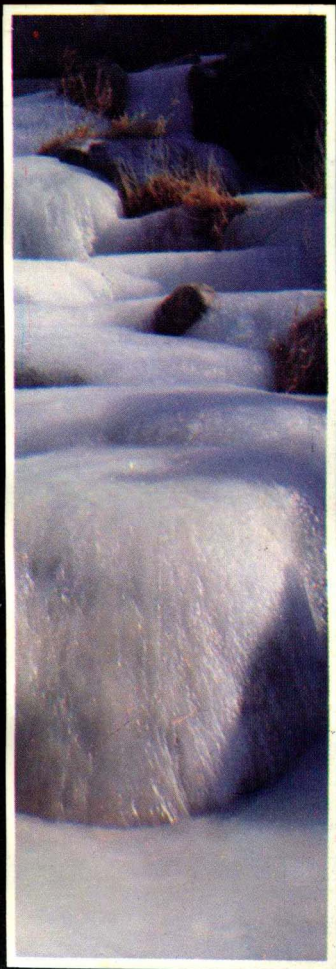


鸭绿江文丛一

商海豪情

——
马友忠小传

包贵韬 著



大连出版社

商海豪情

——马友忠小传

包贵韬 著

大连出版社

主编 于喜元 包泉万 李恒茂

商海豪情

包贵韬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 116011
凤城市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00 千字 印张:56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责任编辑:于喜元 责任校对:群 光 封面设计:胡水清

ISBN 7-80612-453-5/I·67

定价:132 元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知青马友忠 3
第二章	返城 15
第三章	虚心学艺 23
第四章	年轻的饭店主任 30
第五章	难啃的骨头 38
第六章	副经理马友忠 47
第七章	勇挑重担 55
第八章	如鱼得水 61
第九章	横遭诬陷 71
第十章	职工的心声 79
第十一章	八十五个日夜 87
第十二章	白手起家百乐门 97
第十三章	最后的结论 105
第十四章	众说马友忠 112
第十五章	还是引子 123
后 记	 124

引 子

友忠如镜。

这四个落地有声的大字以及镀有四个大字的镜子，如今就放在百乐门二楼的楼梯口。一九九四年的夏天，当丹东市工商联常委、清真饮食联店总经理马跃武把这面镜子赠给刚刚开业的百乐门时，马友忠仍带着八十五天身陷囹圄的伤痛，白手起家建起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百乐门夜总会，而且就在那时候，还有一些人试图搬倒他，悄悄罗织着子虚乌有的罪名。致使检查机关又就此事调查了一年多。虽然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可给马友忠的工作，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的影响，又怎么是短时间内所能忘记的。

如今，这面镜子还有上面的四个大字，那些了解、支持马友忠的同志能看见，那些欲置马友忠身败名裂的人也能看到，他们会做何想呢？时间终于证明了一个实干家的清白，以及一个实干家成功的事业。

友忠如镜。

这绝不仅仅是一位了解、支持马友忠工作的领导、同事的评语，而是饮食服务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心声，也正是这种心声，曾经是支持马友忠的精神力量，使他虽被中伤并未止步，

仍能抖擞精神，再造辉煌。

可是，有时候，曾经发生的一切，又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即便真的让他过去，但留在当事者心中的阴影，却仍然如伤疤一样留存着。所以，这些阴影、伤疤也在警醒着那些局外人，再也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

或许，一个要做成些事情的人，一个既然是领导就要无愧于企业、职工的企业家，总要经历些大风大浪的，不管是否必然，当大家目睹他们的辉煌成就时，却常常忽视了他们所经历的坎坷，所经历的艰辛努力。而有时候，这些又恰恰是他们埋在心底的，独自承受的东西。所以在今天，当企业家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角、企业发展的带头人时，理解，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马友忠。

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实干家，一个豁达爽快的东北汉子。

这里，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相信这些故事会象那镜子一样，使我们看到自己，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那些勇铸豪情，傲立商海的实干家的瑰丽人生。

第一章 知青马友忠

一九七〇年八月，初中刚毕业的马友忠自作主张，报名下乡插队，当时他十八岁，这也算是成年后的第一次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之路。

他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对儿子未跟家中打招呼，便擅作的主张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小子嘎，我看他呆不上几天就得回来。”

显然，身经百战的父亲如此判断并不准确，因为马友忠一下子就在乡下生活了三年多时间。或许，老人当时的这句话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他又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呢。当一九六六年学校停课，马友忠不能上学时，就开始帮着父亲赚钱养家了。那时候他不仅常去江边捞鱼虫卖，还会在秋后下乡去打山里红，因为七口之家，靠父亲一点点工资，着实捉襟见肘。或许正是这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开端，使日后马友忠在事业发展、奋进路途中，每一步都靠坚实的自立，自强取得。

早早的自立，在父亲眼中，这就是“嘎”、“有主意”。这倒是后来马友忠一贯的性格。所以，他迫切想“上山下乡”，锻炼自己，也就不奇怪了。

若干年后，几乎在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知青

饭庄、酒店。那段火热的生活，不仅仅在文学上，在其它领域也热闹一时，甚至早已身为父母的知青们自己恋旧同时，还让儿女有所感悟，领着子女回当年他们上山下乡的老地方去。显然，艰苦也罢，伤心也罢，逝去的都成为记忆中的美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那段日子有使自己终身受益的东西。

那段日子对于因表现突出，而率先返城的马友忠来说，也一样是终生难忘的。尤其年过四十六岁，拖着六级工伤身子的马友忠，回忆他在青年点时生龙活虎的状况，更是感慨万端。虽然，他不象有些青年，在乡下呆得那么长，可是关于那段日子，他仍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凤城县暖阳公社獐子背大队四队。

这是他记忆里那个地方的地名，如今县变市了，公社变镇了，大队叫村了，四队还是四队，那儿的许多人，至今还记着青年点的马友忠，并为他机敏能干、好打抱不平竖起大拇指。

特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马友忠入党时，有人提出到他下乡的地方调查一下。似乎有个习惯看法，说不定这人在青年点有什么劣迹呢？于是便去了两个人，于是他们回来没多久，马友忠便光荣地入党了。当然是事实说了话。

又过了很长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友忠遇到了曾去他插队地方调查的那个同志，那次调查使他很是佩服起马友忠。他说：“你老伙计行啊，那地方竟没有人说你个‘不’字。”

说这句话时，潜台词是问马友忠，那几年在青年点，你马友忠是怎么干的。

其实很简单，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你面对着一一直脚踏实

地，轰轰烈烈干事业的实干家马友忠，就会明白。如今已届中年的汉子，就是青年点那个朝气蓬勃，点子多，肯动脑子，手脚也勤快的知青马友忠。尽管这二十多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甚至身体健康状况一度曾非常糟糕，已至于走路都吃劲的马友忠，始终都是个乐天派、实干家。因为他是那种能工作中发现乐趣的人。

在马友忠工作、生活的小城，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不仅在饮食服务行业职工干部中有口皆碑，就是外单位，人们也常谈到似乎脾气不大好，性子暴，却重实干，讲义气的马友忠。甚至当马友忠几次被诬陷被调查时，不少看不过眼儿的朋友便劝他：反正你现在也是工伤，不如干脆退下来自己开个饭店，就叫“马友忠饭店”，既清闲养病又赚钱，也省去操那份心。

有时候灰心，马友忠自己也说，倒不如开个“马友忠饭店”如何如何。可是，若真的那么做，那就不是马友忠了。虽然身体不好，但不等于他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马友忠的性格。就象在青年点时，从头学做农村的活计一样，无论怎样，总要干出个架式再说。

现在，我们就回到一九七〇年的知青马友忠那儿。从头说起。

马友忠下乡时，他父亲曾说：“这小子嘎，我看他呆不上几天就得回来。”

果然，马友忠下乡第四天，就匆匆回到丹东，给家里人一个意外。父母、姐姐妹妹还真以为叫父亲说中了呢。

其实是马友忠回来给青年点买东西，并顺便再次声明表

态，他准备扎根农村的决心、信心、勇气。

对于生在城里，长在马友忠来说，初到乡下的确是兴奋的，他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力量，用不完的干劲，学不完的东西，这回真的到广阔天地锻炼成长来了。事实在乡下的三年多时间也的确使马友忠成熟起来。

马友忠下乡不到四个月，小队一项重要的任务便落到他的身上了。

放羊，当羊倌。

这是至今马友忠还津津乐道的事儿。因为后来即便返城招工，他还是为工作的饭店放了一段时间羊。

当时，小队的羊倌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扭。撂挑子不干了。放羊这活儿虽不复杂，可要有责任心，当然经验更少不了。所以一下子换个人，还真不好找。

“我试试！”马友忠站了出来。

说这话时，显然所有投射过来的目光似乎都是怀疑的。

虽说副点长马友忠看上去精明能干的一个小伙儿，可从没干过这活儿，一大群羊能摆弄好吗？

小队队长瞅瞅马友忠，还真被他不含糊的劲头打动了。心里想，就冲这劲头说不定他就能放好羊。

“好，羊就交给你放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知青马友忠正式接过羊鞭子，当了生产队的羊倌，而且一干就是一年零八个月。

二十多年后，马友忠说：“当时我真是一点儿不懂，一大群活物，弄不明白怎么行。可是那时候，家里也困难，放羊能多

给几个工分，当时我也不管那些了，就冲多给几个工分，我也得干，一点点儿学呗。”

“……一开始咱不明白呀，整天跟着吃草的羊群满山跑，累得腰酸腿疼，哪是大伙儿说的那么悠闲。哪是往山坡一坐，看着风景就行的事儿。结果每天都疲倦不堪，但你得硬着头皮干呀。谁叫咱自告奋勇的。”

可是老这么疲劳也不是个事儿。于是，马友忠就去请教原来的老羊倌，请人家给自己上一堂放羊课。老羊倌也被马友忠的劲头感动，便传授他一些经验。

原来这放羊，上冬儿，秋天都好放，就是开春难。草刚冒青，羊一边低头吃着，一边朝前面看，远处总是一片片萌萌的青草，结果羊就一个劲儿往前跑。这山望那山，这山跑那山，当然就没完没了，羊群不在一个地方安静吃草，羊倌只好跟着打游击了。

虽然老羊倌只简单地介绍，马友忠一点就通。光明白不行，你还得把羊群调教过来，让它们听你的指挥，而不是你是羊倌只管看着它们别散了，丢了。

老羊倌告诉马友忠：“过去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羊都吃回头草。”

怎么个吃回头草呢？

原来羊群在一片草地吃草时，你便绕到羊群前面去，羊们还没走出百十米，于是鞭子一赶，让羊群再折返往回吃。这么反复训练一段时间，羊群就老实了，习惯了。你羊倌也就好干了。

这简单却又深刻的一课，的确让马友忠受益不浅，也使他明白，下乡不仅仅意味着要吃一些苦，更重要的是他将学会许多他在城里可能永远都学不到的东西。

若干年以后，许多知青都曾经对过去乡下生活的痛苦回忆及深情怀旧，这是因为那些日子曾使他们的心灵蒙受创伤，可时间又逐渐治愈了创伤，使过去的成为怀旧中的美好。可是乡下生活对于马友忠来说，却始终是美好的，是他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时光，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念想，一门心思地放羊。而四队的沟沟叉叉他差不多走遍了。

羊群在眼前安静地吃草，知青马友忠拿着羊鞭子，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羊群，看远山近树，清溪流水，蓝天白云，那种安然，宁静，使马友忠感到舒心，愉悦。片刻之间，似乎忘记他生活、成长的城市了。因为这种平和的心境，很快在马友忠返城、招工、踏入社会后，就不再映现了。所以，也是他生活中记忆尤深的一幕。

不过，安然寂静虽然使马友忠轻松，但那并不是他的性格所在，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故事中就会发现。

于是，马友忠自己说：“我这人就是闲不住，好捉磨。”

换句话说，当你了解一些马友忠的事后，就发现他是最典型的干一行爱一行的人。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实在难了，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能干大事业，先让自己干小事儿，这不委屈了吗？马友忠是从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让他放羊，他就是个好羊倌。

没过多久，原来的老羊倌看着在马友忠手里服服贴贴的

羊群，也不由竖起大拇指。

羊群听话了，羊倌马友忠却觉得活太简单，他得没事再找点事干。

于是，他很快发现羊圈的起粪、攒肥的办法也不对头，按照平常的办法，一个月撒一次土，一年出两圈粪，干活的人倒是轻松，可粪肥出的也少啊。

当时，都是吃着大锅饭，能闲着当然闲着，即便看出这门道，也绝不会有人自己要求加重负担的，可马友忠偏偏不是那样的人，他看准了的事，能干能办的事，他就得提出来，想办法去干。

马友忠便找来小队队长。要求一年出十圈粪。

小队队长瞅着眼前并不十分健壮的马友忠，还真的愣了。大概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从来都出两圈粪，他怎么突然提出要出十圈粪。

马友忠便把自己的想法讲一遍。

“现在一个月撒一次土，一年当然只能起两圈粪了，要是每天都撒几担土，满了就起出来，差不多个把月就能起一次，我说能出十圈粪还是保守的说法呢。”

队长听了还真吃惊，就说：“行啊，马友忠，你还真有点子。那就按你说的办。”

马友忠说：“我干，行，不过咱也得好好商量商量。”

队长又一愣：“商量什么？”

马友忠说：“工分呀，总不能现在出十圈粪的工分和过去出两圈粪的工分一样多吧，所以，工分上小队总该考虑一下

吧。”

说这话时，知青马友忠绝对理直气壮的，他虽然说不出多劳多得的话，但干多干少不一样总是有道理的吧。

队长一想，也是。多出了八圈粪，可是不少。天天担土，一年起十圈粪，也够一个人累的。于是便同意小队研究一下再定。

第二天，小队同意马友忠提出的要求，每天给他再加两个工分。结果当然是个人多劳多得，小队也满意，于是做为四队的羊倌传统保持下去了。

那时候，在市里下乡到青年点，家里几乎没有不搭点儿钱的，不光怕孩子冻着饿着，零花钱总要给一点吧。

可马友忠不但没花家里一分钱，他一九七〇年下乡，转过年一九七一年一年，到年一算，扣去口粮，还剩下五十多元。那时候五十元可不是小数目。等到过年，马友忠把钱拿回家，郑重交给父母留作补贴家用，两位老人可真地大吃一惊呢。

望着眼前比离家时更加壮实的儿子，心说，儿子长大了！

父母的这种高兴是必然的，而对马友忠来说，三年多的知青生活，则是他经人阅世的开篇。

在青年点马友忠虽然是副点长，但他好打抱不平，在知青中威信很高，有不少看上去解决不了的事儿，马友忠都想出不少好办法解决掉。所以在知青中，他绝对一呼百应。

他们下乡的暖阳公社是矿区，当时还没有个体煤矿，但有一些国有矿；矿上的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很齐全，由于过去遗留矛盾，当地的老百姓即便花钱，也享受不到矿上的服务设施，

比如洗澡，看电影什么的。

时间长了，当地老百姓也就不以为然了。

可是，青年点这些从城里来的小伙子，和当地农民不一样，他们不能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更不能为洗澡、看电影到百十里外的县城去。于是便因洗澡、看电影一类小事，常和矿工们发生摩擦。

因为协商不成，青年点的知青便硬闯，先洗了、看了再说。这么一来，矛盾自然不断加深，更不好解决了。

有一次，马友忠和点里另外两个知青到矿上浴池洗澡。看池子的人知道他们是知青，硬拦也拦不住，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洗了。

可是有些年轻的矿工便气不忿儿了，觉得不让洗就是不让洗，来横的，谁怕谁。就有人站出来要教训马友忠他们几个人。

马友忠他们是来洗澡的，又不是找打架，只好百般辩解，说些小话。也幸亏马友忠在场，大家都跟着克制，要不非干一场不可。

回来的路上，几个人越想越窝火，花钱洗澡，这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儿，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只要矿上和大队领导出面正式调解一下不就行了吗。

马友忠的火爆脾气便上来了，“我就不信那个事儿。”他决心找个办法促成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第二天早晨，马友忠便和青年点的几个知青，每个人借了杆放蚕用的火枪，早早地等候在矿工上班必经之路，声言要堵

住昨天那几个欺负他们的矿工，否则都不让上班。

那几个矿工远远听着风声，早躲没影了，其它人乐得瞅着热闹不过去，人便越聚越多，象是要发生大事儿。

这时大队知道情况，矿上也知道，急忙赶到现场，让他们放下武器，有什么事儿说出来解决。

显然目的达到，马友忠他们乖乖放下武器，讲明原因。

双方领导一看，这事也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于是便同意以后知青洗澡、看电影一律放行，但要定几条规矩，诸如不许闹事，要讲秩序，守纪律。

那还用多说，知青要的就是方便、娱乐嘛。最后果然皆大欢喜。

事隔二十多年，马友忠说：“这办法实在不高明，可要是商量着来，推来推去几年也解决不了。这也不算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对于实干家马友忠来说，不仅仅是在青年点里，后来当他走上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岗位时，也曾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使企业得以启动，发展壮大，这是我们在后面要说的故事。在青年点，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马友忠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还有一次是过年前，小队分大柴，当然也有青年点一块儿。可是快过年了，点里的知青一个个都急着回家过年，也的确没心思割了大柴再走，于是点里一商量，决定过了年回来再上山割柴，马友忠便去告诉小队队长。

当时队长说：“反正各人是各人的，回来割也行。”

知青们欢天喜地回家过年，过了年回到点里，准备去上山

把大柴割回来。上山一看，傻了眼，大柴早被人偷着割走了。

这可把知青气坏了。

讲老实话，要说有的知青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倒可能，还从没有当地的农民找知青的麻烦的。于是他们派人四处一调查，很快就知道谁是小偷了。

没想到偷伐知青们大柴的，不是别人，就是队长的弟弟。

这事便棘手了，大伙让马友忠去找队长，请他公断。

马友忠找到队长，把前后一说，队长面呈难色，反倒说青年点年前就该把大柴割回去，否则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现在出现了，搞不好要加深当的农民和知青们的矛盾。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知青们当初应割了大柴再走。

马友忠看出队长在推托，可这事非解决不可呀，大冷天的，没柴怎么行。他们又不能去队长弟弟家把柴拉回来，那样非得打一架不可。

怎么办？

马友忠的点子又灵了。

那时候，封山育林管的非常严，公社大队定期检查，出了问题便找队长是问，于是青年点的知青们便赶在一天公社大队要来检查封山护林情况时，大伙带上家伙，在检查组要来的道上拉开架式，准备砍一些树木回去当柴烧。

小队队长一听说知青要砍树，当时就傻眼了，急急忙忙赶到山上，拦住马友忠他们，并许诺立刻把大柴要回来，还给青年点。

事情果然解决了，又不伤和气，以后再没出现类似的情